

审判者传奇(卷一)

Steelheart

Reckoners

[美] 布兰登·桑德森 / 著

李 懿 / 译



Steelheart
Reckoners

钢铁心

审判者传奇(卷一)

[美] 布兰登·桑德森 / 著
李懿 / 译

Steelheart (The Reckoners)

By Brandon Sanderson

Copyright © 2014 by Dragonsteel Entertainment, LLC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onald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, Inc.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hongqing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 (2015) 第 09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审判者传奇. 卷一, 钢铁心 / (美) 布兰登·桑德森著; 李懿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 10

书名原文: Steelheart (The Reckoners)

ISBN 978-7-229-12380-2

I. ①审… II. ①布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4453 号

审判者传奇 (卷一): 钢铁心

SHENPAN ZHE CHUANQI (JUAN YI): GANGTIE XIN

【美】布兰登·桑德森 著 李懿 译

责任编辑: 邹禾肖飒唐凌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图案设计: 郑晓君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4.5 字数: 286 千

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380-2

定价: 60.8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楔 子 / 1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 / 21

第二章 / 32

第三章 / 37

第四章 / 43

第五章 / 49

第六章 / 56

第七章 / 63

第八章 / 72

第九章 / 79

第十章 / 91

第十一章 / 99

第十二章 / 111

第十三章 / 119

第二部分

第十四章 / 135

第十五章 / 149

第十六章 / 163

第十七章 / 181

第十八章 / 188

第十九章 / 194

第二十章 / 200

第二十一章 / 214

第二十二章 / 235

第三部分

- 第二十三章 / 249
- 第二十四章 / 263
- 第二十五章 / 274
- 第二十六章 / 286
- 第二十七章 / 296
- 第二十八章 / 310
- 第二十九章 / 325
- 第三十章 / 334

尾 声 / 448

致 谢 / 450

第四部分

- 第三十一章 / 351
- 第三十二章 / 360
- 第三十三章 / 369
- 第三十四章 / 383
- 第三十五章 / 396
- 第三十六章 / 401
- 第三十七章 / 406
- 第三十八章 / 417
- 第三十九章 / 425
- 第四十章 / 433
- 第四十一章 / 440

楔 子

我曾见过钢铁心流血。

那是十年前的事了，当时，八岁的我正和父亲在第一联合银行。银行位于亚当斯街，这是“吞并”之前使用的旧街名。

银行雄伟宽敞。开阔的大堂中间是瓷砖拼花的地板，周围立着洁白的柱子；尽头广开一溜门扉，通向大厦纵深处。临街面设有两道巨大的旋转门，左右各置一扇边门。男男女女进出如流水，好像这个房间是一颗巨兽的心脏，客户与现金在搏动的血脉中流淌。

我跪在一张超大的椅子上，面朝椅背望着人流。我喜欢观察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脸形、发型、衣着、表情。那时，每个人都展现出多么张扬的个性。令人激动。

“戴维，转过来，乖。”父亲说道。他语气温和，我从未见过他高声厉色，除了在母亲葬礼上唯一的一次失控。想到那天他经历的痛苦，我仍禁不住发抖。

我闷闷不乐地转了过来。我们正在银行大堂边侧的一间抵押贷款业务室，这个隔间的隔墙是玻璃材质，看起来不那

么狭促，却依旧让人觉得虚假。墙上的木质小相框里夹着家人的相片，桌上放了一筒玻璃盖子的廉价糖果，文件柜上摆了个花瓶，插着褪色的塑料花。

这些都是为了营造类似家的温馨感，像极了面前这人在脸上刻意营造的微笑。

“如果抵押再多一些……”业务员说道，粲然露齿。

“我名下的全都在这里了。”父亲说着，指了指面前桌上的文件。他手上生着厚厚的老茧，皮肤也因常年在烈日下干活儿而晒得黝黑。要是我母亲看见他穿成这副模样来办理高级业务——下身工装裤，上身旧T恤，上面还印着漫画人物——她肯定会皱眉撇嘴。

不过，起码他梳了头，尽管头发已开始稀疏了。他似乎不像其他男人那么在意这回事。“只是要少理几次发而已啦，小维。”他曾一面笑着对我这么说，一面用五指梳过缕缕发丝。我没有指出他的错误：理发的次数总归不会变，至少在头发掉光之前都是如此。

“我想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”业务员说，“以前就跟你讲过。”

“可你同事说这些就够。”父亲答道，两只大手握在胸前。他的样子很焦虑，非常焦虑。

业务员只是继续微笑，手指叩打着桌上那叠文件。“现在的世界可要险恶得多了，查尔斯顿先生。银行已决定不再承担风险。”

“险恶？”父亲问。

“喏，你也知道，史诗派……”

“史诗派可不危险。”父亲激昂地说，“他们是来帮助世人的。”

怎么又说这个，我想。

业务员的笑容终于崩溃了，像是被我父亲的语气吓了一大跳。

“你不明白吗？”父亲说着，身子朝前探去，“现在并不是危险，这是个美妙的时代！”

业务员略歪过头：“你先前的房子不就是被史诗派毁了吗？”

“有坏蛋的地方就会有英雄。”父亲说，“等等吧，英雄必将降临。”

我相信他的话。那时，很多人都持有和他一样的想法。灾难从天而降才仅仅两年而已。仅一年前才开始有普通人发生变异，变成史诗派——就像科幻史诗里的超级英雄。

那时，我们依然心存希望。以及无知。

“嗯。”业务员应道，双手在桌面上交握，旁边相框里照片上的儿童身着民族服饰，笑容灿烂。“不巧，我行的担保人对你的评估意见不敢苟同。你得……”

他们继续交涉，但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。我开始漫无目的地打量起人群，并再次背过身去，跪坐在椅子上。父亲专心说着话，顾不上管教我。

所以，我全程目睹了那个史诗派悠着步子踏进银行的情景。他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，虽然其他人似乎对他并不怎么理睬。很多人都说史诗派外表和普通人别无二致，除非他们开始运用超能力，否则无迹可循。这种说法不对。史诗派的举手投足完全不同，那种自信的气质，那种微妙的自负，我总是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
年幼的我已然察觉出那人有些与众不同。他身穿一件宽松的黑色商务西装，里面配一件驼色衬衫，没系领带。他又高又瘦，但体格跟多数史诗派一样（结实），宽松的外衣也阻碍不了他呼之欲出的强健美肌肉。

他举步迈向大堂中央，微笑着取下挂在胸袋外的墨镜戴上。然后他举起一只手指，指向一个路过的女人，随意地轻轻一敲。

她立时化成了灰，连衣服也不例外，骸骨往前倾倒，哗啦啦散落在地。她的耳环和婚戒却没有消融，它们撞上地面，发出清脆的“叮”声，穿过房间里的嘈杂传入我耳内。

大堂突然鸦雀无声。人们僵立在原地，惊骇莫名。交谈骤然停止，只有业务员还在对我父亲滔滔不绝，又是责难又是规劝。

直到尖叫声四起，他终于停了下来。

我已记不起当时的感觉。很奇怪吧？但我还记得当时的灯光——头顶那几盏华丽的枝形吊灯，往整间大堂洒下星星点点的光斑。我也记得刚清洁过的地板散发着柠檬氨的味

道。而那些刺人耳膜的恐惧的尖叫，人们手忙脚乱冲向大门时纷沓混乱的喧嚣，更是历历在耳。

但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是那个史诗派的开怀欢笑——几近邪笑着——指向跑过的人群，动动手指就将他们变成灰末和白骨。

我愣在原地动弹不得，也许是吓破了胆。我紧紧抱着椅背，瞪大眼睛呆望着面前的屠杀。

靠近门口的一些人逃脱了，距离史诗派太近的则无一幸免。职员和客户三五成团，有的蹲在地上，有的躲在办公桌背后。奇怪的是，大堂静了下来。史诗派旁若无人地站着，空中纸屑飘荡，白骨与黑灰散落在他周遭的地面上。

“我叫‘杀人指’。”他自报家门，“我承认，这名字不够含蓄风雅，但我觉得很好记。”他的口气倒还随和，像是一边喝酒一边和朋友谈天般，却令人毛骨悚然。

他开始在整间大堂溜达。“今天早晨，我突然有了个想法。”他说。大堂很宽敞，他的声音在其间回荡，“冲凉的时候，这个念头一下子冒出来，就像脑子里有个声音在问……杀人指，你为什么要今天去抢银行？”

两名保安全神警戒，刚从贷款业务室旁边的侧廊中露头，他懒懒一指，保安便化成了灰，徽章、皮带扣、手枪、骨头纷纷跌落在地，我能听到他们的骨头在掉落途中互相撞击的声音。一个人身上的骨头真多，想不到有这么多，散开来真是乱七八糟一大摊。在这样的恐怖场景中还能注意这些

细节着实奇怪，可我就是记得清清楚楚。

一只手抓住我肩膀。父亲低身蹲在他那把椅子后边，使劲把我往下拽，以免被史诗派看见。但我无法动弹，他要是强行拉我下去肯定会碰出很大动静。

“我已经计划好几周了，你们瞧，”史诗派说，“但这个想法却是今天早上才冒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抢银行？我想要什么不行？太说不通了！”他跳到一个柜台后面，引得瑟缩在那里的出纳惊声尖叫。我大致能辨出她的身形，蜷成一团卧倒在地。

“金钱对我毫无价值，你们瞧，”史诗派说，“完全没有价值。”他伸手一指，女出纳身形枯萎，化作一堆黑灰和白骨。

史诗派麻利地转身，朝大堂里各个地方点去，见谁杀谁。最后，他直直指向我。

我终于感受到了恐惧，如针刺般席卷全身。

一颗骷髅头撞在我们身后的桌子上弹开，骨碌碌滚落在地，齑灰四撒。原来史诗派指的不是我，而是业务员，他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办公桌旁，莫非刚才是想跑？

史诗派转身面对柜台后的其他出纳员。父亲的手仍然抓着我的肩膀，肌肉绷得很紧。我能感受到他的担忧，好似那情感拥有了实体一般，顺着他的手臂传递到我身上。

此刻我感受到了恐惧，纯粹的，令人无法动弹的恐惧。我蜷在椅子上，呜咽，发抖，努力想甩开脑海里刚才那幅可怕的死亡场景。

父亲抽回手。“别动。”他以口型示意。

我点点头，怕得不敢动弹。父亲环视椅子周围。杀人指正在和一个出纳交谈。我看不见他们，但能听到骨头落地的声音。他要挨个将他们处死。

父亲的表情变得阴沉，接着又瞟了眼侧廊。逃跑？

不行，保安就是在那里被击倒的。透过业务室的玻璃隔墙，我看见地上躺着一把手枪，枪筒埋在灰堆里，部分枪柄搭在一条肋骨上。父亲注视着它。他年轻时曾在国民警卫队服役。

别这样！我惊慌失措地想道，爸爸，别啊！可我不敢出声。我一张嘴，下巴就抖个不停，好像受了冻似的，牙齿咯咯打战。万一被史诗派听到怎么办？

决不能让父亲做这样的蠢事！他是我的所有。家园被毁，妈妈也不在了，我们相依为命。看他动身要走，我鼓足力气伸手抓住他的胳膊，使劲摇头，想尽办法阻止他。“求求你了，”我终于低声说出来，“英雄，你说过，英雄必将降临。让英雄来阻止他吧！”

“有时候啊，儿子，”父亲边说边掰开我的手指，“得有人为英雄开路。”

他瞟了眼杀人指，然后匆忙爬进隔壁的办公室。我屏住呼吸，十分小心地扒在椅子边缘偷看。我必须了解一切。尽管怕得不行，也要亲眼见证。

杀人指又跃过柜台，落在我们这一侧。“所以，不是钱的

问题。”他边说边在大堂内悠然踱步，语气仍像聊天一般随和。“抢银行是会有钱，可我又不需要买东西。”他扬起一支杀人的手指，“真伤脑筋。幸好，冲凉的时候，我有了别的考虑：假如每次要什么东西都得杀人，那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我需要做的，是展示自己的力量，威慑所有人。这样的话，将来不管想什么都可以畅通无阻。”

他跳过一根柱子，来到银行另一面，吓坏了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。“没错，”他继续道，“只为钱去抢银行毫无意义——不过，展示我的能力……还是很重要。所以我继续执行了计划。”他伸手一指，杀死了婴儿，惊魂未定的妇女怀里只剩下一堆骨头和灰末。“不觉得皆大欢喜吗？”

这番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惊恐的妇女拼命抱紧襁褓，婴儿的骨头被挤得滑脱出去。那一刻，我眼中的情景骤然变得如此真实。恐怖的真实。我突然感到恶心。

杀人指背对着我们。

父亲迅速从隔壁房间爬出，一把拾起掉落的枪。这时，躲在附近一根柱子背后的两人偷偷向最近的出口跑去，快步冲过我父亲身边，差点将他撞倒。

杀人指转过身。父亲仍然跪在原地，正欲举枪，手指却在沾满细灰的金属上打滑。

史诗派扬起手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。

史诗派迅即转身，我也随之扭头。我想，每个人肯定都

被这浑厚有力的嗓音吸引了过去。

一个人影站在临街的门口。他站在逆光处，明亮的阳光从身后射来，除了轮廓之外几乎什么都看不清。这具轮廓的块头惊人，虎背熊腰，令人心生畏惧。

也许你见过钢铁心的照片，但我告诉你，看照片仅能略知一二。任何照片、视频、绘画都无法完全捕捉那人的风貌。他一身黑装，衬衫紧绷住他那超越人类极限的宽阔胸膛，裤子略松，但不垮吊。他没有像一些早期的史诗派那样戴面具，霸气十足的银色披风在身后招展。

他不需要面具。这人没有掩饰身份的理由。他朝左右张开双臂，强风刮开了周围的门，黑灰被满地吹散，纸张飘摇翻飞。钢铁心悬空几英寸，披风飞扬。他向前滑行进入大堂，手臂犹如钢铁桁梁，双腿健似山岭，脖颈如同树桩，但看起来既不臃肿也不别扭，反而威武雄壮，那乌黑的头发，四方的下巴，超人的体格，接近七英尺的身形。

还有那双眼睛。炽烈的，咄咄逼人的，绝不妥协的眼神。

钢铁心优雅地飞入大堂，杀人指连忙举起指头向他指去。钢铁心的衬衫烧焦了一个小洞，就像被烟头戳了一下，他本人则毫发无伤。他飞身下了台阶，轻轻地落在距杀人指很近的地面，巨幅披风垂在身周。

杀人指惊慌失措，连忙抬手再指。又烧出一个小洞。钢铁心走近小个子史诗派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

我立即明白了，父亲等待的就是这一刻。这就是大家所

钢铁心

期待降临的英雄，他将取代其他史诗派，矫正其犯下的恶行。他是来拯救我们的。

钢铁心伸手擒住对方，杀人指拔腿想跑，却已来不及了，他被猛地拽住，疼得大口喘气，墨镜“咣当”落地。

“我在问你话。”钢铁心声如滚雷。他把杀人指旋身一百八十度，直视对方的眼睛。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杀人指抽搐了一下，神情恐慌。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钢铁心扬起另一只手，举起一根手指。“这座城市已经归我了，小史诗派。它属于我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本地居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归我，而不是你。”

杀人指别开头。

什么？我想。

“你好像还有点能耐，小史诗派。”钢铁心说着，瞟了一眼大堂内散落的人骨，“我愿意接受你的效忠。要么归顺，要么受死。”

我不敢相信。钢铁心这番话深深地震惊了我，不亚于杀人指方才的屠杀。

这个理念——要么归顺，要么受死——后来成了他统治的基本思想。他环视大堂，声音如同轰雷：“如今我就是这座城市的王。你们要服从我。我拥有这片土地，拥有这些楼宇。你们的税收统统归我。谁敢不从，就得死。”

不可能。我想，他不会也这样的。我难以接受，如此卓尔不群的人竟与其他史诗派是一丘之貉。

这么想不只我一个。

“不该是这样。”父亲说。

钢铁心转过身。显然，听到屋子里抖索呜咽的贱民竟敢发声，令他颇感惊讶。

父亲踏前一步，手枪垂在身侧。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你跟他们不一样的。我看得出来。你比他们都要伟大。”他继续向前走，直到距两名史诗派仅数英尺的地方停下。“你是来拯救我们的。”

大堂鸦雀无声，只有丧子的妇女仍抱着孩子的遗骨嘤嘤啜泣。她发狂般地捡拾那些骨头，不愿留下一颗小小的脊椎，却怎么也捡不完。她的衣裙覆满了灰。

不等两个史诗派做出回应，边门猛地开了。身穿黑色装甲服的战士手持突击步枪蜂拥进入银行，随即开火。

回想当时，政府还未放弃，他们仍在尽力抵抗史诗派，妄图处之以极刑。从一开始大家就很清楚，如果遇到史诗派，不必犹豫，不必谈判，只需直接闯入，持枪猛轰，期望自己面对的史诗派能被普通子弹杀死。

父亲跳起身跑开，根深蒂固的战斗本能驱使他将后背紧贴靠近银行正门的柱子。一拨枪林弹雨袭过，钢铁心转身，脸上露出不屑的浅笑。子弹在他表皮上弹开，击碎了衣服，而他本人却毫发无伤。

就是像他这样的史诗派迫使美国通过了《媾和法案》，承认了所有史诗派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。枪炮无法伤及钢铁心

——无论是用火箭炮、坦克，还是人类最先进的武器，都无法擦破他哪怕一点儿皮。即使能将他抓捕，监狱也关不住他。

政府最终宣布将钢铁心这样的人定性为不可抗力，视同飓风或地震。要规定钢铁心不得肆虐，就像提案禁止刮风一般无用。

那天，在银行里，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人决心不再反抗的理由。钢铁心扬起一只手，能量开始在掌中聚集，发出冷冷的黄光。杀人指在他身后躲避子弹。他好像挺害怕中弹，这点跟钢铁心不同。史诗派并非个个都有金刚不坏之身，只有最强大的几人不惧枪炮。

钢铁心里释放出闪着黄白光芒的能量波，一班士兵人间蒸发。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混乱。战士们闪身四处寻找掩护，空中满是硝烟与大理石的碎片。一名战士扛着枪筒发射了某种火箭炮，它贴着钢铁心的身子飞过——他仍在用能量波朝敌手狂轰——击中银行后部，炸开了金库。

燃烧的钞票随爆炸向外喷出，硬币撒入半空，纷如雨下。

呼喊。尖叫。狂乱。

战士们一一倒下。我仍在椅子上缩成一团，两手捂着耳朵。周围的声音简直响彻天地。

杀人指依旧站在钢铁心身后。我看见他阴笑着抬起手，伸向钢铁心的脖子，不知道是要干什么。他很可能拥有第二种超能力，像他这么厉害的史诗派大多拥有不止一种能力。

这或许足以杀死钢铁心。我对此持有怀疑，但我的猜测